



Ayakashi England

英国奇谭

被囚的独角兽

[日] 篠原美季 著

[日] 河合千草 插画

德米特莉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Ayakashi England

英国奇异谭

被囚的独角兽

[日] 篠原美季 著

[日] 河合千草 插画

德米特莉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囚的独角兽/ (日) 篠原美季著; (日) 河合千草
绘; 德米特莉译.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 8

(英国奇异谭系列: 3)

ISBN 978-7-5415-3300-6

I. 被… II. ①篠…②河…③德…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537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3-2007-006号

《Eikoku Youitan 3 Toraware no Yunikohn》

©Shinohara Miki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英国奇异谭 被囚的独角兽

[日] 篠原美季/著 [日] 河合千草/插画 德米特莉/译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李寒松 古 麟
责任印制	兰恩威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5-3300-6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10-51284560

篠原美季 牧羊座。B型血。

毕业于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社会学科。现居横滨市。

擅长塔罗牌占卜。

出门的时候总要带上两本书
(也许是单纯的优柔寡断吧)。
明明胆小如鼠却超级喜欢灵异
现象，经常在深更半夜发出意
义不明的哼哼声。

Ayabashi England
英国[®]异谭

1. 英国妖异谭
2. 叹息的肖像画
3. 被囚的独角兽
4. 无尽的德鲁伊誓约
5. 亡者之灯火
6. 圣夜之血
7. 古城的主人
8. 湖中的少女
9. 绿与金的祝祭
10. 竹之花——赫夜姬传说
11. 梦中的风景
12. 持有水晶球的女人
13. 万圣节前夕狂想曲
14. 万圣节之光
15. 安提农之壶

封面设计：朱子
bark_zhu@163.co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比利·维尔登
购买了古城堡的美国人。

桑德斯
维尔登的管家。

肖恩·辛克莱尔
擅长基督教历史的历史学者。

歌顿
贝鲁杰家别墅的管家。

《被囚的独角兽》 人物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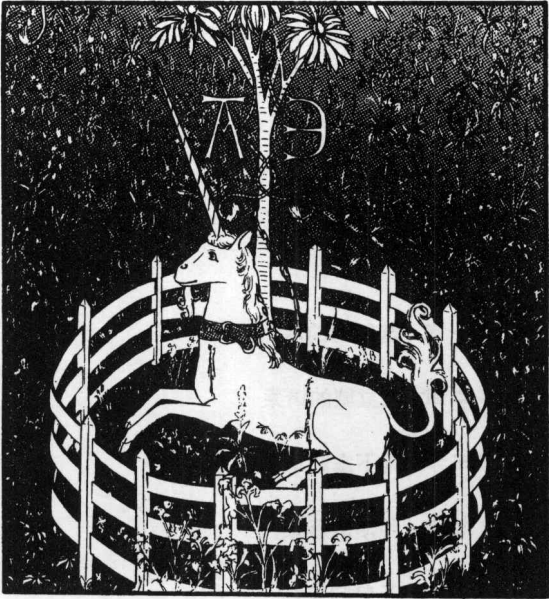
西蒙·德·贝鲁杰（16岁）
法国伯爵家的贵公子，悠里的守护者。

柯林·阿修莱（17岁）
从来不可缺少奇怪传言的爱好灵异事件的『魔法师』。

悠里·佛达姆（16岁）

可以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的“东洋珍珠”。





CONTENTS

目 录

序 章	001
第一章 塞纳河的水流	008
第二章 幽灵城的请柬	040
第三章 地下室的享宴	064
第四章 纯洁的新娘	103
第五章 圣兽归来	135
终 章	178
后 记	182

序章

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

随着教皇权力的扩大,基督教的势力急速在法国渗透开来。

在溪谷边眺望比利牛斯山脉,可以看到山顶上屹立着一座城堡。这座在罗马时代建筑遗迹上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要塞,带着君临天下的气势俯视着一切。太阳还未落山,白色的月亮挂在天际,此时天空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晚霞。城堡南北两侧,大小不同的四方形塔楼在晚霞的映衬下矗立着。

在北侧的塔楼里,一个面容憔悴、神情疲惫的女人在狭小的室内来回踱着步。

每走一步都可以听到锁链发出的沉重的咔嚓、咔嚓的声音。

在这个四面都被石墙包围的阴暗而潮湿的房间内,钢铁碰撞的沉闷声音显得愈发阴郁。室内除了一张木质的破床以及一张散乱放着铁皮餐具的小桌子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这间破败不堪的小屋里不见一丝阳光,简直就是一间囚室。

女人在石板铺成的地面上挪动着脚步。她疯狂地抓着自己浓密的黑色鬃发,嘴里喃喃自语。

“这里好黑。”

她的眼睛向周围投射出愤怒的目光。

“好黑,好冷。”

作为一座坚固的要塞,这个城堡内部采光很差。对于在村子

里干活的姑娘来说,这座城堡本身就让她深感焦躁不安。

“他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女人走到床边,轻轻坐下,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当她提起裙子时,裙角下露出了闪着黑色光泽的脚镣。

这个被囚禁的女人叫萨拉,是在山脚下村子里干活的农夫的女儿。她那少有的美貌在周围的村子间远近闻名。

萨拉一头长长的黑色鬃发热情奔放,眼神也水灵灵的充满活力,被晒黑的肌肤看起来吹弹可破。她全身散发着青春的魅力。因此她被周围人称做“丰收女神之女”,备受宠爱。男人如果得到萨拉的吻,就如同获得了女神的祝福。

萨拉与一位青梅竹马的青年相爱,二人即将幸福结合的消息令周围的无数男人痛心不已。但他们的婚姻还是获得了大家的祝福。女孩们为他们制作花环,男人们伐木帮他们建造新居。

他们很快即将迎来在村里举行婚礼的大喜日子。

但是突然有一天,山上城堡里的领主派来了使者。

使者表面上是为了祝福新娘,并邀请去城堡做客;但是背后的意思,不说大家也明白。

于是人们面面相觑,又都下意识地相互回避着视线。

婚礼带来的喜悦心情一瞬间荡然无存。

因为在这个时代,领主的特权中包括“初夜权”。如同其字面的意思,女孩结婚的时候,初夜是领主的。这种道德沦丧的权力其实很少有领主会行使,一般都是当事者向领主交纳一些初夜费就可以了。

但是对“丰收女神之女”的美貌早有耳闻的领主本来就不是什么清廉善良之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淫欲,这次打算要行使自己的权力了。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敢违抗领主的命令,萨拉也只能叹息着接受了领主的命令。

但是，萨拉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从不祥的那天起已经一个星期了。”

曾以为只要忍过一夜一切就会结束。

曾以为第二天回家后，自己仍旧能够在村里人的微笑中继续为那幸福的一天进行准备。

“但是——”

萨拉绝望地用双手抓住黑色的鬓发，低下了头。

“为什么我要被关在这个狭小黑暗的地方？”

想到这里，突然窗边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屋子唯一的窗户外面架起了梯子。

这个被完全孤立的北侧塔楼，只在距地面五米高的地方开了这扇窗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入口。这个塔楼是作为发生战争，城堡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可以死守的地方而设计的。萨拉现在处在塔楼的最上面。房间地面上有个小门，门下面阴湿的空间是存放排泄物用的。

没过多久，窗边出现了一个萨拉熟悉的男人身影。他就是将萨拉关起来的罪魁祸首，统治此地的领主——波瓦伯爵。

即便忽视领主对自己的不公待遇，萨拉也不喜欢这个人。以身为勇猛的骑士而闻名的波瓦伯爵身躯健壮，一身古铜色皮肤，相貌威严，旺盛的精力让人无法想象他已年近五十。可以说他完全具备一个统治者所需要的资质。但是，在看到 he 眼睛的瞬间，萨拉就厌恶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灰褐色的眼睛浑浊不堪，眼神中潜伏着淫荡的兽性，他的言谈举止之间都渗透出野蛮。其实他在战场上出名的也并不是战技而是极尽残虐的杀戮行为。

即便面对如此讨厌的人，萨拉还是习惯性地提起裙子向领主行了一礼。

“您好，领主大人。”

但是领主没有回应，只是默默站在窗前。在他的旁边，一个身披盔甲的强壮士兵抱着一只木桶保持着直立不动的姿势。另外一个随从将放着汤和面包的盆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匆匆顺着梯子爬了下去。萨拉茫然地看着这个侍从离开，然后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转身面对领主。

“领主大人，今天是否可以放我回村了呢？”

正在眺望外面风景的领主徐徐转身，嘴角挂着残酷的微笑。

“怎么了？”

萨拉瞪大了眼睛。

“您忘了么？明天就是我的婚礼了。”

“婚礼！”

波瓦伯爵夸张的语气好像是听到什么新鲜事一样，刚才那让人恶心的微笑也不知是为了什么。

“婚礼……”

伯爵重复了一遍，从窗户眺望着山下的村子。他收敛了笑容，用严肃的语气说道：

“很遗憾，明天的婚礼大概要取消了。”

“啊？！”萨拉不解地轻声问：“为什么……”

伯爵转过身来，眯着眼睛盯着她。

“想知道理由吗？”

伯爵刻薄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这让萨拉产生了自己不该问这个问题的想法。但是面前的领主想要她问，所以萨拉只得如被操纵的木偶一般点了点头。

“因为，教堂响起的钟声不是祝福用的。”

领主说着，抬起手给身边的士兵打了个手势。

接到指令的士兵犹豫了一下，粗鲁地将木桶倒转过来。

从木桶中滑落地面，滚到萨拉脚边的是一颗头颅——



血肉模糊的金发。

失去血色，变成青黑色的皮肤。

恐惧地瞪大的双眼。

这颗惨不忍睹的头颅属于萨拉深爱的恋人乔治。

“如你所见，明天教堂要敲响的，是丧钟！”

波瓦伯爵淡然地说道。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萨拉两手捂住耳朵，口中爆发出肝胆俱裂的惨叫。

“乔治！乔治！为什么？”

萨拉缩着手不敢触碰乔治的头颅，她头脑一片混乱地询问。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残酷的事情？”

“为什么啊……”

波瓦伯爵的视线缠绕在失控的萨拉身上，饶有兴致地说道：

“你不是处女。村子里现在应该已经传开了。”

“啊？！”

领主口中说出的话让萨拉感到非常意外：难道是自己听错了？

“什——么？”

“你，不是处女。我已经向村人公布了。”

面对还没搞清状况的萨拉，领主又说了一遍。

终于明白怎么回事的萨拉，苍白的脸一下子染上了红色，屈辱的心情转化成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你说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廉耻地散布谣言！我，我——！”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萨拉说话都变得有些结结巴巴。

“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了。你到底是否纯洁，没有人能证明；除非真的有传说中的喜欢处女的独角兽。”



说完，波瓦伯爵高声大笑。

“这个男人，被指认必须对此负责，所以被砍掉脑袋。你的父母因为对女儿管教不严而被逐出了村子，现在大概迷失在森林中了吧。你现在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萨拉。”

萨拉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领主的执著就如同漆黑的雾气一般笼罩着她。看着因恐惧而颤抖着身体的萨拉，波瓦伯爵又说道：

“都是你不好，你竟然拒绝成为我的妾侍留在城里。我不会放手的。‘丰收女神之女’萨拉，让我沉溺于你的肉体中吧。”

一脸色迷迷表情的伯爵嘴角扭曲，完全没有一丝杀人后的悔恨。

萨拉将视线投向地面。

她伸展开颤抖的手指，爱怜地抚摸着亡故的男友。从头发到肌肤，那冰冷的感觉令她一震。原本温暖地诉说爱之话语的嘴唇也僵硬地紧闭起来。

已经完全意识到爱人已死这一事实的萨拉，爆发出憎恨的话语：

“……我要杀了你！”

她一口气地说出了如同誓言般的诅咒：

“我要杀了你。即便此身为地狱之火所灼烧，我也要趁活着时将你的头颅放到复仇女神的血祭坛之上！”

萨拉双手紧抱着爱人的头颅，用充血的双眼紧盯着伯爵。

“你给我记住！”

就在因为她的巨变而吃惊地瞪大双眼的波瓦伯爵面前，萨拉一手抱着头颅站立起来。

脚镣随之发出沉重的声音。

伴随着咔嚓、咔嚓的不祥声音，萨拉一步步走近贪婪而冷血

的统治者。

炯炯有神的目光。

散乱的头发。

终于走到领主面前的萨拉，语气中充满愤怒的火焰，肝肠寸断地发出了宣言。

“月夜的狩猎者、处女的守护神、暗夜的支配者月之女神狄安娜，我请求您降罪于这个男人及其子孙，还有玷污了进入这一被诅咒的城堡的处女的所有人，让他们饱尝那些无罪之人所承受的痛苦！”

悲痛的诅咒之声搭乘着从北侧塔楼的窗子里刮出的狂风，穿过葱郁茂密的森林，越过红褐色的山峰，在远方的比利牛斯山脉间回响着。

◆ 第一章 ◆

塞纳河的水流

“请乘客们注意：本航班将于十分钟后在巴黎的夏尔·戴高乐机场降落。”

听到空中小姐用流利的日语进行的播报后，机上的乘客们纷纷坐回了自己的座位。

过于专注于手里捧着的口袋书的悠里·佛达姆抬起头，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原本听着的古典音乐频道已经变成了嘈杂的电波干扰声。他摘下耳机缠起来，然后将它塞在前方的袋子里，随之在座位上坐好并系上了安全带。

一时间，一种喜悦涌上心头。

八月中旬。

暑假的前半部分，悠里和父母一起回到母亲娘家所在的日本，为了能跟学友西蒙·德·贝鲁杰一起度过剩下的一半假期，他乘飞机来到了法国。悠里和西蒙就读于圣·拉斐尔——这个英国萨默西特郡的住宿制公立学校。九月份他们即将升入四年级的下级班。他们约好了，暑假的后半要在身为法国贵族的西蒙的家里一起度过。后来西蒙写邮件给悠里，告诉他自己住在法国南部的别墅。悠里找了几本旅游指南以及地图册塞在包里就上路了。

飞机起飞后，悠里开始翻阅这些旅游指南。找好自己想去的地区和想吃的美食后，他看起了不小心夹在旅游指南里带出来的一本法国的传奇故事，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读到废寝忘食的程